



校刻日本外史

楠氏  
新田

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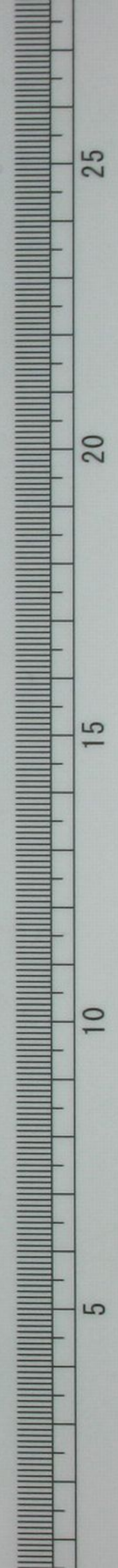
三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98

4





文庫 17  
V198  
4



日本外史卷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北島氏  
兒島氏

菊地氏  
土居氏

名和氏  
得能氏

外史氏曰。予修將門之史。至於平治承久之際。未嘗不  
筆而歎也。嗚呼。世道之變。名實之不相讐。一至於此歟。古  
之所謂武臣者。勤王云爾。如源氏平氏。莫不皆然。至於平  
治之後。乘綱維之弛。以逞鴟梟之欲。有暴悍無忌者焉。有  
雄猜匪測者焉。雖所為不同。而其蔑王憲營私利一耳。然  
猶有可言曰。王族也將家也。至於北條氏。以將門屬隸。而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磨氏寄

01D185194677



坐制朝廷。天下之事。不復忍言也。且夫承久之事。孰曲孰直。筆而傳之者。皆出北條氏盛時。今安考信焉。况君臣之際。寧可較曲直也。乃指斥憑怒。極其凌辱。視萬乘之尊。不啻如孤豚嗚呼。八洲生民。誰不被先王之遺澤。當時所謂武士者。徂其秦養。供其使喚。雖名位族望。遠出其右者。奔走驅馳。甘為之役。之不暇。氣類所召。習以為常。豈可勝言哉。即稱為公卿者。平時趨踰朝廷之上。取天子之爵秩。以驕天下。而及於此際。未嘗畫一策以救危難。袖手傍觀。以聽其所為。是曷尤於武人邪。雖時勢有所未可。君德有所未洽。以致乎此禍。而亦臣子之罪矣。自是以來。百餘年間。

廢立黜陟。一仰其處分。而朝廷蹙蹙。如被束縛。至於窺其顏色。以為憂喜。何其甚也。余聞後鳥羽上皇之徙隱岐也。因石窟縛屋。纒庇風雨。十有九年。乃崩。蓋父子三帝。隔絕千里。各居窮海。終天不得相見。是其心何嘗一日忘北條氏哉。則元弘之事。萬不可已也。而其勤王之功。余以楠氏為第一。微楠氏。則西狩之駕。吾見其與承久歸轍而止而已。何哉。彼北條氏。雖失於政。其權力有吏甚焉。藉累世之威。而加積弱之餘。百萬虎狼。隨其指呼。歟。咻中國。莫之或撓。天下方以承久為戒。重踵屏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而楠公獨以眇眇之軀。唱義其間。當其衝路。挫其爪牙。以鼓



舞四方義士之氣。使之一時踵起。殄戮元惡於斧鉞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朝之大耻。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爲之唱。焉能至此。是焉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後之論者。或有比之唐張巡者。巡戴全盛之唐室。拒狂胡之偏師。有二顏爲之先。有許遠爲之助。而不過遮蔽江淮。守城致死。以公視之。勢之難易。功之大小。豈可同日而語也。要之位不滿其器。莫能展其才。而終能以躬殉國。靖獻先王。餘烈所及。不獨其子孫。自公卿。自將士。各執弓箭。以勤王事。概皆聞楠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楠氏者。真可謂不愧武臣之名矣。余故敘楠

氏之事。以繼源平氏云。  
楠氏本姓橘氏。出於敏達天皇。天皇曾孫曰諸兄。爲左大臣。賜姓橘。橘氏後裔。或降在民間。其居河內者。以楠爲氏。楠氏始著於後醍醐天皇之時云。大皇於後鳥羽爲玄孫。後鳥羽二子。順德上御門。二帝並爲北條氏所徙。以崩。後嵯峨帝以上御門之皇子。爲北條氏所立。而常痛先帝之蒙塵。欲俟時報之。而後深草龜山相繼即位。皆帝之子也。帝謂後深草優柔不足與有爲。而愛龜山有英氣。可以繼其志。故遺詔龜山之後。永承皇統。故後宇多以龜山太子立。卽位。而北條氏立。後深草之皇子。又立其皇孫承其後。



定一作建

後宇多天皇遣大納言藤原定房責其再違遺詔乃立上  
 皇皇子實後二條帝遂定兩統更立之議及帝崩又立後  
 伏見之弟時後宇多次子尊治幼有英質龜山天皇奇之  
 遣定房諭北條氏而立之是為後醍醐天皇當天皇之時  
 北條高時失政其家宰長崎高資等恣權將士離心多背  
 叛者天皇陰謀乘是時討滅之乃勵精求治置記錄所親  
 聽訟訴與大納言藤原資朝右少辨源俊基等謀稍延攬  
 豪傑置酒款語破禮節結驩心目曰無禮講美濃人土岐  
 賴兼多治見國長與焉賴兼族賴春娶齋藤利行女利行  
 六波羅府吏也一夕賴春偶與妻語泣下妻問何泣賴春

諸本行  
 源字當  
 剛俊基  
 亦藤原  
 氏非源  
 氏下之  
 作殺藤  
 原俊基

告實妻走告其父父告之六波羅府發兵襲賴兼國長二  
 人力鬪不克自殺高時聞之遣兵來執資朝俊基帝因賜  
 誓書事得寢乃釋俊基流資朝而帝志益銳與皇子護良  
 謀收結南都叡山僧徒高時又覺之捕僧圓觀等再執俊  
 基遂與高資定議欲廢帝如承久故事遣一階堂貞藤  
 潛兵西上夜至六波羅府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得高時  
 書未發封也帝謀知之乃用護良計御籛輿逃之南都使  
 大納言藤原師賢服袈衣詐稱帝赴叡山僧徒大喜來聚  
 一夕得萬人而仲時時益謂帝猶在宮中也遣兵索之不  
 獲則收大納言藤原宣房等四人而去以萬人攻叡山護



良等擊卻之。而僧徒知帝非真，悉散去。當是時，帝在笠置山。仲時時益聞之，遣兵來攻。未至，帝下詔四方赴難，莫復應命者。帝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虛位，二童子來，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本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山僧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成之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祈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功爲兵衛尉。帝曰：『是也。』使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即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

坐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摸。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實元弘元年八月也。正成於是城于赤坂，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在。參河人足助重範善拒，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應之。高時乃遣北條貞直、足利尊氏等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摸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重範被擒，錦織俊政、石川義純死之。帝與藤房奉神器逃，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赴赤坂城，城纔成，取農粟充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



日本外史 卷之五  
分其三百。以弟止季族和田正遠將之。出城草山而俟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百餘步。乃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射。立斃千餘人。東兵沮卻。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以二百騎闢門突出。三面合擊。東軍大驚擾亂。棄器械而走。旦日。東軍分爲二。一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複垣。繩懸其外垣。敵蟻附焉。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鈎鉤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兵於是築營環城。爲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舉大事。

固不圖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填尸。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稍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人。誡曰。度我遠而舉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氏兵聞之潰散。茲俊自殺。賊執帝于宇治。奉于平等院。遂欲徙之六波羅。帝令備行幸儀。乃往。賊乃立。後伏見帝子量仁即位。實光嚴帝。請帝傳神器。弗聽。請帝削髮。又弗聽。每旦沐浴。拜皇祖如常禮。賊畏憚之。僧良忠謀奪帝。不成。二年。二月。高時徙帝于隱岐。其禮比承久頗厚。參議源忠顯。頌



藤原氏從而賊將佐佐木高氏等以兵三千護送由山陽道兒島高德又謀奪之復不成

兒島氏本三宅氏世居備前兒島兒島範長者為備後守子高德稱備後三郎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欲赴援聞笠置陷楠氏敗乃止已而聞帝西遷高德謂其眾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為仁見義不為無勇也盍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坂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間道至杉坂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間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

為仁據  
太平記  
論語原  
仁文作成

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帝至隱岐居國府島高時遙令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將兵監護焉又流藤房以下公卿六人殺藤原俊基等四人藤原資朝在佐渡其子國光自京師赴省父父已為本間三郎者所殺國光夜斬三郎而去高時遂流皇子尊良宗良恒良殺恒性獨第三子兵部卿護良逃奔吉野於是四方無復勤王之師矣四月正成出金剛山以五百騎攻赤坂城城將湯淺定佛徵糧於紀伊正成遂奪之充苞以甲使三百人荷至城下別分兵追之城兵望見謂敵且奪我糧也開門納之三百人取甲於苞而甲



喊起鬪。正成奪門而入。定佛不知所為。乃降。正成并其兵。將七百騎。徇河內。和泉。悉下之。比及渡部。得二千人。進陣于天王寺。北條氏自徙天子。謂天下無復足虞也。及正成起。則大驚。六波羅二帥遣隅田通倫。高橋宗康。將五千騎擊之。正成分兵為四隊。伏其三隊。而以羸兵一隊扼渡部橋。而陣。敵望見。易之。輒競渡。羸兵佯走。敵追。北過天王寺。陷於伏。急麾兵卻。我兵疾擊。乘之。敵兵卻走。不可復制。爭橋而溺者。無數。京師為之謠曰。渡部之川。墜橋決田。二帥愧之。更命宇都宮公綱。以紀清兩黨五百騎。赴正成。族和田某請逆戰。曰。我已勝五千。何有於五百。正成默然。良

久曰。勝敗之機。在離同不在衆寡。公綱素負勇名。而以寡兵承敗。其將士同心於死。可知也。我籍使克之。能無失亡。吾受大任。前途甚遠。而首傷我士。後誰為我用者。吾將不戰而屈之也。遂拔營而去。公綱代營焉。既夜。望四面皆炬火。漸多。漸近。乃不釋甲。而待者三晝夜。兩黨懼。請歸曰。捕氏兵日加也。公綱乃引歸。正成復軍天王寺。數出耀兵。令軍中禁鹵掠。遠近歸心。多來屬者。正成威振京畿。寺舊藏有上宮太子識文。正成請僧發視之。文有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西鳥來食東魚。海內歸。十三年。如獼猴者。掠

後醍醐天皇  
曰



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指而諭衆曰。所謂九十五代。非今上耶。東魚乃高時。而為西鳥所食。則終歸族滅耳。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上之復辟。蓋在明春。諸君勗之。衆皆奮厲。當是時。皇子護良起兵。據吉野。又諭赤松則村勤王。八月則村起兵播磨。於是京畿警聞。交至。鎌倉高時乃檄東北三道。大發兵。以子時治族高直大臣貞藤將之。而宰高資監焉。西擊正成等。正成相金剛山之千窟城。之城挾山帶壑。周回一里。高數百仞。中有五泉。雖旱不涸。造槽蓄之。養以黃土。雨則引屋溜於槽。乃使別將守赤坂。而自徙金剛山。三年二月。東兵自三道上。分為三軍。攻金

剛山。及吉野赤坂。赤坂城兵力拒殺傷過當。賊絕其水道。城遂陷。吉野受圍七日。乃陷。吉野赤坂既陷。關東三軍皆萃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亦會焉。稱八十八萬。合勢攻正成。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兵四面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無復虛箭。軍監高資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闕筆。乃令諸軍勿復薄城。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機注水。使不能焚。賊將高直議曰。叢爾山巔。不容有水。得非乘夜出汲乎。前攻赤坂。絕水而克。此計可襲也。遣名越某將三千人。柵守東溪。久之。毋出汲者。正成瞰其倦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幟而還。旦



日。樹之壁上。呼曰。此名越公所贈。有公徽號焉。我無所用。願奉還之。名越慚恚。舉族薄城。城上濠橫懸大木。及敵薄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思憚。休戰。築長圍環守。城兵困之。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開。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也。舉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敵集於藁人。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五百餘人。賊不敢復薄城也。三月。高時遣使者督促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令投大炬。唧筒注油。以燒雲梯。烟燄噴起。賊兵前後喧騰。梯遂中斷。陷壑焚死者數千人。諸道

豪傑望正成之風。多應官軍者。護良又命大和土寇絕敵糧道。敵兵多逃亡。敵中有新田義貞。請護良令稱疾東歸。謀攻鎌倉。於是六波羅二帥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千餘人來援。急攻拔柵。鑿城趾。正成應機拒之。敵竟不能拔。北條氏以天下多勤王者。慮帝逃出。戒佐佐木清高。益嚴防備。而清高族義綱守中門。竊謀脫帝。未敢發。一夜。宮女傳帝旨。賜酒守兵。義綱因白曰。上未聞之乎。捕正成據金剛山。舉義兵。高時以百萬兵攻之。三閱月不能拔也。播磨備前伊豫將士並起應之。或謀迎駕。或窺京師。是皇運將回之秋也。而如聞高時兇懼陰謀不良。上宜急殲千波港。幸出



雲伯耆之間。臣佯追而從之。事必濟矣。帝不輒信。因賜其宮女以察之。義綱志益固。帝乃令其往出塞。誘其族人來迎。義綱往為族鹽冶高貞所拘留。帝以其久不返。遂決意。夜偽稱嬪御。與源忠顯徒行逃出。叩一民家。問港所在。主人熟視帝狀貌。知非常人也。乃負帝至港。託諸舟人。舟人亦有感喜色。忠顯告以實。揚帆而南。天明。顧見數十艘。近則清高也。舟人伏帝與忠顯於船底。覆以蓑魚。而坐其上。清高來索。舟人曰。何索。曰。先帝逃矣。舟人曰。果有是事。嚮京裝者二人乘船發港。因指曰。在彼。清高赴之。帝遂達名和港。依名和氏。

名和氏。木村上氏。世居伯耆名和。承久之役。有名和行秋者焉。與孫行高從官軍。事敗奪邑。行高四子。長高。長重。長生。氏高。皆有武幹。帝至名和港。令忠顯登岸。問塗人豪族可倚者。答以長高。忠顯乃踵其家。家方宴。忠顯直入傳詔。長高未答。長重進曰。人之所重。名而已矣。今忝受帝者自托。事無成否。皆足以揚大名於天下。長高乃決意。計奉帝于船上山。令長重等五人擐甲走迎帝。跪御舟傍。帝欣然。長重被薦于甲背。負帝上山。籍木葉進食。長高欲移倉粟于山募村民。能運一擔者。賞錢五百。一日致五千餘石。乃盡燒其宅。率百五十騎。以護行在。因樹植柵。列扉為垣。氏



高造布旗數百。煤印近國諸豪章識張之山上。明日清高以兵三千自山前後來攻。望見旗章不敢進。我兵蔽林而射。射殺一將。敵八百騎乃來降。清高在山後。未之知也。更兵急攻。會日且入。大雷雨。長重長生乘而疾擊。擠賊于谷。麤千餘人。清高單舸逃去。帝授長高左衛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子弟拜官有差。義綱高貞以千餘騎至。山陰山陽豪族來屬數十姓。而兒島高德從備前往。帝令高德等從源忠顯攻六波羅。長年子義高初應高時徵。圍金剛山。聞長年應官軍。拔歸。亦從忠顯。忠顯行收兵。得三萬人。遇但馬守護太田守延。擁皇子恒良來會。合兵軍于峯堂。僧

良忠軍男山。赤松則村軍山崎。皆奉兵部卿護良令。與叡山僧徒約。將戮力入京師。而忠顯欲專功。獨進敗走。守延死之。高德義高留而力戰。忠顯在峯堂。恒怯不安。欲卻軍避敵。使使召還高德等。高德切諫止之。自以三百騎守七條橋。備敵夜襲。夜半。顧望峯堂。炬火稍熾。乃恠而還。遇丹後人荻野朝忠。曰。大將逃矣。高德往視其營。則錦幟仆地。鎧裝狼籍。高德取錦幟。追及朝忠。收潰兵。守高山寺。高時聞金剛山久不拔。遣足利高氏北條高家助攻。率萬騎至京師。忠顯則村破殺高家高氏家聲素著。得新帝密旨。欲犯行在意。持兩端。比及丹波。聞高家敗死。乃屬官軍。反攻



京師將士競附之。獨高德不欲附。與朝忠別由若狹路入京師。五月。從諸將圍六波羅。結城親光出降。忠顯恐金剛山賊兵解圍來救也。急攻之。伯耆出雲兵聯車數十輛。積以屋材。傳城火之。城兵逃亡相踵。二帥遂東走。死近江。而金剛山之圍始解矣。捷報伯耆。天皇議還闕。親筆之。遇師之蒙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乃決議。二十三日。車駕發。名和氏。長年帶劍侍右。百官戎服。至播磨。得新田氏捷報。高時已伏誅矣。正成乃以七千騎迎謁于兵庫。天皇親勞之曰。今日之事。皆汝忠戰所致。正成曰。不賴陛下威靈。臣安得脫重圍再覩天日哉。詔使正成先驅歸闕。廢

新帝而復位。於是大索賊餘黨。詔以藤原師基爲太宰帥。討鎮西探題北條英時。未發。菊池氏與少貳氏太友氏並馳使報鎮西之捷。

菊池氏本藤原氏。其先政則者。防元寇有功。及子則隆。賜肥後菊池郡。世襲。後十餘世曰武時。是歲三月。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謀應官軍。謀泄。北條英時在太宰府。召武時。武時欲先發。使使少貳大友約期。貞宗依違不答。貞經亦聞京師官軍數失利也。遂斬其使。送首於英時。武時大怒曰。吾誤矣。與此奴輩謀事。奴輩不在。吾寧不能戰乎。乃以百餘騎發。過櫛田祠前。馬俄不前。武時曰。何物牛鬼。

一無發字



敢沮義兵。願射其龕。馬輒前。前攻英時。戰譙門外。克之。前  
逼內城。英時將自殺。會貞經。貞宗以六千騎來救。武時乃  
遣歸長子武重。自與次子四人進戰。死之。己而貞經。貞宗  
聞京師平。金剛山圍解。則懼。合議攻陷探題府。殺英時。長  
門探題府亦為土居得能氏所攻陷。

土居得能氏皆出於河野氏。河野與兒島同姓。世著於伊  
豫。承久時。河野通信者死王事。其庶子分為兩家。曰土居。  
曰得能。及元弘時。有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皆勇毅好義。是  
歲二月。並起兵。應官軍。略地土佐。長門探題北條時直以  
兵艦三百來攻。通治通言逆戰。星岡大敗之。四國兵多來

屬焉。乃熾于今治。欲東攻六波羅。聞金剛山圍解。車駕歸  
關。則往兵庫謁焉。時直既為二人所敗。走歸英時。英時已  
死。則從少貳島津氏而降。於是天下大定。而金剛山潰兵  
聚般若寺。猶數萬人。正成與源定平將畿兵攻之。時治高  
直貞藤高資公綱等六十人率衆降。皆處斬。獨公綱以特  
旨宥罪。建武元年。帝論賞戰功。以正成為攝津河內守護。  
名和長年為因幡伯耆守護。正成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  
特與長年並直決斷所。聽斷訟獄。令天下休兵務農。武人  
領邑安堵如故。帝以京師之復。為足利氏之功也。歸關之  
日。首超擢之。至是又管四大國。尊氏猶缺望。陰有異心。帝



馬鳥  
作

以高時邑自奉。以泰家邑賜皇子護良。以貞直邑賜三位局。三位局。即嬪藤原氏。有殊寵。內謁漸行。時諸皇子皆復故。而恒良為藤原氏所生。又生成良義良。意害護良。尊氏潛與合謀。遂構陷之。當是時。帝寢倦政。足利氏資望獨盛。新田氏亞之。正成以下充驅使而已。是歲春。北條憲法作割。飯盛山。赤橋重時起伊豫。正成討憲法。土居得能氏討重時。纒平之。而帝游宴自如。益徵珍異。鹽冶高貞獻千里馬。帝出觀之。以為祥瑞也。藤原藤房諫曰。天馬母用於平世。近日賞罰無信。工役繁興。文臣內諛。武臣外怨。而奸雄窺釁其間。天馬之出。烏知非亂兆哉。帝變色入。藤房驟

諫弗聽。遂舍官道去。帝驚使追之。不及。二年春。藤原公宗結北條氏餘黨。陰謀大逆。名和長年等奉詔誅之。夏。北條時行等作亂關東。攻陷鎌倉。帝命尊氏往平之。尊氏遂據鎌倉。反。帝震怒。冬。遂詔菊池武重等諸將。從新田義貞。東伐尊氏。正成與名和長年。居守京師。直義拒箱根之險。武重時為肥後守。以其兵先登。仰攻卻敵。追北陣山腹。諸軍乃繼進。而別軍攻竹下。敗退。大友貞宗鹽冶高貞叛。降足利氏。諸軍崩潰。武重以四百騎扶義貞而西。赤松則村等並起應尊氏。帝賜天馬於使者。召還義貞。天馬途斃。延元元年。正月。尊氏直義入犯京師。正成以兵五千守宇治。名



和長年與源忠顯結城親光以二千守勢多皆受制於新田氏新田氏先失大渡山崎之守尊氏乃入京師結城親光佯降欲刺尊氏不成而死帝幸叡山正成聞之徑赴行在名和長年欲一視宮闕而行還入京師賊軍填塞長年十七戰而至大內則諸殿已爲賊兵所毀長年下馬向闕伏泣久之終赴行在信濃人勅使河原某在大渡未知帝所之謂其二子曰吾亡朝之臣何顏事逆臣哉亦還京師自殺于羅城門賊焚宮闕進據園城寺以逼叡山山徒英憲祐覺等贊拒守之計祐覺又受詔以舟七百艘泛湖迎北畠氏兵入援

北畠氏姓源出於具平親王世爲名卿及元弘時有顯家焉帝復位以從三位參議拜陸奥守與父親房奉義良親王出鎮東邊結城宗廣世居陸奥與其子親光先歸官軍於是受命副顯家顯家年甫十七固辭乃詔曰文武不可岐貴戚掌軍古之制也顯家赴任東邊無虞尋任鎮守府將軍及帝討足利尊氏詔顯家會軍顯家至鎌倉則尊氏業已西矣顯家并程追之東北兵爭附顯家凡五萬人至近江攻六角氏賴觀音寺城拔之斬首五百級遂至叡山諸將因會議戰或欲速襲之正成等然之卽夜顯家與諸將攻破園城寺新田義貞遂復京師而夜爲賊所返襲敗



還。尊氏復入。當是時。諸道賊軍悉聚京師。凡數十萬人。而官軍不滿十萬。諸將分將之。復攻京師。兵各可二萬。正成將五百騎。軍于糺林。縱火于出雲路。尊氏令上杉憲顯足利高經等。以東國騎兵五萬來衝擊之。正成豫造楯數百。鈕而聯之。自蔽以射。賊卻。輒縱騎乘之。賊辟易逃走。顯家義貞遂擊走尊氏。而日暮。義貞欲留陣京中。正成往說之。曰。今日我軍克。而少所獲。以寡兵屯京中。鹵掠四散。盍懲前日之敗。使敵復振。後難為力也。我且引還。養銳再舉。以驅敵於數百里外。是全勝之策也。義貞然之。乃退陣坂本。尊氏收諸軍。復入京師。正成素蓄一卒善泣者。旦日。教其

退陣上  
一有皆  
字

卒。與僧數人。行物色原隰。賊兵問故。輒泣曰。昨日之戰。七將皆沒。將獲尸葬之。尊氏聞而大喜曰。彼戰勝而退。有以也。乃索義貞正成首。獲稍肖者。梟之以示於衆。其夜。正成遣卒數千。執炬北走。累累不絕。尊氏軍望見。謂官軍喪其將領而潰去也。急分其兵。四出要擊。在者不復設備。正成與諸將合兵。夜發。昧爽。直薄尊氏軍。縱火鼓譟。尊氏軍大潰而走。委甲蔽野。官軍不甚追。賊前者顧後者。以為追兵也。往往自殺。死亡大半。二月。尊氏直義走于湊川。官軍追擊。與直義戰于島。勝敗未決。正成後至。遶出敵後。直義不戰而走。會上居通治。得能通言。以舟師來援。擊破賊先



鋒大友貞宗兵。復擊走直義。尊氏終令赤松則村守播磨。而航海走鎮西。菊池武敏。武重弟也。時在肥後。聞少貳賴尚發兵迎尊氏也。將三千人追之。至水木渡。賴尚已濟。餘衆待舟。武敏擊殲之。遂攻少貳貞經于內山。斬之。遂與尊氏戰于鞆濱。有叛降者。武敏敗。歸菊池城。城尋陷。武敏逃匿山中。於是九國悉附尊氏。尊氏之西也。正成欲窮追之。義貞遷延。及三月乃發。攻赤松則村于白旗城。城固不拔。義貞弟義助說之曰。嚮楠氏據金剛山。北條氏舉天下兵攻之。不克。竭力一城。而顧失天下。君盍監焉。聞尊氏已并九國。且東上。君宜分兵圍城。而急拔舟坂。以徇山陽。義貞

乃令義助攻舟坂。舟坂賊兵據險不下。初尊氏犯關。山陽皆應之。獨兒島高德以孤軍攻福山城。不克。其兵連叛。乃逃三石山。及聞義助攻舟坂。則喜。遣間使告曰。三石之南有間道。可以出舟坂之背。吾起兵于熊山。使賊分兵。公則一軍由間道夾攻之。必拔舟坂。舟坂拔。則西國無不服者矣。義助大喜。與約期。先期一夜。高德與父範長上熊山。倉卒不及聚族人。兵僅二百。大明舟坂賊果分三千人七道來攻。高德防戰重傷。終奮擊走賊兵。而義助潛軍出賊後。遂拔舟坂。遣一將據福山。赤松則村馳使告尊氏曰。白旗城陷。則公雖有衆。莫所用之。尊氏乃大舉東上。水陸並進。



據水手記等書  
陣西川  
屍者乃  
範長高  
德非賊  
兵也此  
未知其  
所原

答一作  
奏

福山城陷。義助引兵退。菊池武重殿之。賊舟師上陸。陣西川。屍高德聞之。欲合於義助。踰山而東。創劇。範長託之僧寺。以八十餘人東走。會義貞已釋白旗圍。赤松氏兵三百騎。見範長過。呼曰。敗卒盍釋甲降。範長笑曰。嚮尊氏百方招我。我輒毀其書投火。今曷降汝輩哉。潰其陣出。賊傳呼敗卒過。土兵羣起。範長悉亡其兵。所餘者六人。曰。悔我不舉族來。乃伏及死。賊軍乘勝而進。義貞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時北畠顯家已歸鎮。京師兵寡。帝命正成行援義貞。正成答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格鬪。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為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

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計。蓋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五月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誠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



使我之族隸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持刀而去。正成乃至兵庫。慰勉義貞。訣飲終夜。當是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七百。陣于湊川。以當之。義貞以三萬騎陣于和田崎。以扞水軍。水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並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墜。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

按武朝之死係太平記正文然武朝是武政之子武光之孫於武時為曾孫其病死乃見後非武重之弟也日本史據楠池系

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出馬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為。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軍。使弟武朝來視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義貞敗退。尊氏入京師。送正成首於河內。一家聚哭。正行起入室。其母尾而闖之。則執父所授刀。將自殺。母徑入。奪刀而泣曰。汝何惑焉。乃父之遺歸汝。豈教汝自殺也。汝啣遺命歸來告我。而汝先忘之。惡

日本史



圖及武  
朝申狀  
改作武  
吉武吉  
是武時  
第七子  
武重之  
弟武光  
之兄

能任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國賊復父讐為志。常與兒  
童嬉戲。為馳逐狀。曰。追足利也。為斬首狀。曰。獲尊氏元也。  
攝氏族黨多死。湊川而河內紀伊之間。猶有義故存者。皆  
思戴正行。當是時。天子避賊於叡山。名和菊池。土居得能  
氏皆從義貞。扞禦。源忠顯戰沒。官軍遂出攻京師。路人指  
名和長年曰。正成忠顯等既死。獨有此人。及戰大敗。長年  
退至大宮巷。自閉後門。與百人力戰死。冬。尊氏佯降。請  
帝還關。菊池武重等從之。皇子宗良走遠江。懷良走大和。  
義貞以詔奉皇太子恒良。及尊良親王之北國。土居通治  
得能通言等從之。通言與族通繩殿會大雪。至鹽津。迷失

道。適值賊兵將士凍飢。不能操兵。三百人皆植刀于地。伏  
之。自貫而死。通治與諸將守金崎城。城陷。力戰自殺。尊良  
薨。太子被虜。入京師。帝之還關也。尊氏已擁立新帝之弟。  
是為北朝光明帝。請帝傳神器焉。帝弗聽。尊氏囚帝于花  
山院。殺從行者僧祐覺等。拘執其餘。獨三條景繁得侍。景  
繁潛進計。逃幸大和。帝夜服婦人衣。由壞牆出。扶上馬。景  
繁荷神器從。夜方黑。逢赤電照路。比曉。達穴生。遣景繁諭  
吉野僧宗信。宗信嘗助將軍獲良者。於是先眾來迎。正行  
聞而大喜。與從弟和田正朝等馳赴之。護駕入吉野。河內  
紀伊將士相踵來衛。官軍復振。帝思正成死王事。追贈正



按中將  
舊誤作  
少將今  
改之

三位左近衛中將。敘正行正四位下。為帶刀。遂襲父官。仕  
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內守。於是建行宮于吉野。號令  
四方。先是菊池武重從帝被拘。候守者懈。逃歸據菊池。帝  
因拜皇子懷良為征西將軍。赴菊池。大館氏明亦逃。如伊  
豫。土居通治子通鄉。得能通言子彈正。迎而起兵。北畠顯  
家弟顯信亦起兵於伊勢。而顯家討國內叛者。據靈山。明  
年秋。顯家欲入援行在。得結城宗廣等兵。奉義良親王。軍  
白河關。兵來屬者數萬人。進與尊氏子義詮相拒利根川。  
齋藤實水亂流先渡。全軍繼之。水激於西岸。賊兵漂溺。敗  
走。顯家追北。攻義詮於鎌倉。走之。三年春。與宗良親王合

兵。偕赴京師。賊兵大起擁後。顯家回戰于青野原。破之。聞  
尊氏遣高師泰來迎。乃轉出伊勢。師泰尾擊。顯家回戰于  
雲津川。破之。至南都。結城宗廣曰。避敵於行宮。不若攘賊  
於王城。顯家從之。逢賊兵逆擊。顯家敗走。乃使兩親王赴  
行宮。自收敗兵。軍安部野。五月。高師直來襲。顯家與二十  
餘騎衝圍而死。名和義高死之。宗廣走歸吉野。師直遂圍  
顯信於男山。顯信善拒。出擊不利。賊縱火登城。城兵擊走  
之。已而糧竭。潰圍走河內。帝初遣廷臣將兵救顯信。又詔  
北國將士援之。義貞欲驟赴援。兒島高德從在軍中。說曰。  
前日之敗。以賊絕我糧道。今無若遣數千人據叡山。取糧

不利  
作少利



北陸。而時出擾京師。是深根固蒂之策也。請貽書山徒焉。義貞從之。山徒肯之。義貞遣義助赴之。望男山火。逡巡而去。尋義貞戰死。結城宗廣請及顯家餘威未盡。收東邊兵。帝令宗良親王先發。至遠江待之。遂以顯信襲兄官職。與親房及宗廣奉義良親王。海路赴任。遇顯於天龍洋。舟四散。親房抵常陸。宗廣至安濃津。顯信與義良親王抵篠島。宗廣病死。四年三月。顯信奉親王歸吉野。先是皇太子及成良親王皆為尊氏所鳩殺。乃立義良為皇太子。八月。帝獲疾大漸。乃遺詔曰。朕憾不滅國賊。平天下。雖埋骨於此。魂魄常望北闕。後人其體朕志。竭力討賊。不者非吾子孫。

顯  
作

非吾臣屬。按劍而崩。帝已崩。群臣氣沮。欲逃散。僧宗信力言止之。已而正行與正朝率兵二千來衛。衆情大安。於是相與俱奉太子。拜神器。卽位。是為後村上天皇。頒先帝遺詔於四方。興國元年春。土居通鄉得能彈正等奏。請得一將帥。會新田義助戰敗。與兒島高德等來詣吉野。因詔義助赴伊豫。無幾何。病死。高德等逃歸備前。五月。賊將細川賴春來攻河江。通鄉彈正推金谷經氏為將。舟師赴救。值賊海上。戰不利。轉攻取鞆城。據之。拒賊十餘日。聞賴春已陷河江。將攻世田。勸經氏救之。遂死。死三百。選凶日而發。與賊七千戰於千町原。盡亡其卒。與經氏等十七騎潰圍。



走備後。自是西南官軍不振。是歲北畠顯信居白河。親房居小田。賊將高師冬以大兵來攻。親房請援於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臨死遺言討賊。而親朝送款於尊氏。以故不輒援。數月。城將出降。親房走保關城。親房從子顯時保大寶城。賊陣二城間。父子數出而城且陷。親房間使告顯信。使率親朝子弟來救。親朝擁之不遣。四年春。親房手書切諭。親朝弗聽。遂降賊。親房走歸吉野。自是東北官軍不振。顯信留居陸奥。於是四方勤王之師所在耗散。而足利氏勢威擅天下。正行在金剛山。漸保聚義。故時出兵攝津。縱火挑賊。正平二年秋。尊氏令細川顯氏將三

遣作

千騎來攻。未至金剛山七里。止舍。聞正行且攻箭尾城也。欲俟其離山而絕其後。正行謀知之。以七百人。行火聚落。為向箭尾。而還伏于舉田林。敵望火起。輒趨山下。亂隊疾馳。過林遇伏起。大駭敗走。退守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六千騎來援。軍于住吉。正行曰。先破時氏。則顯氏不戰而走。分兵二千為五隊。進向住吉。時氏分兵當之。正行視北軍塵起。曰。敵陣四處。而衆倍於我。我不可分兵也。乃復合五隊。為一疾行。擊時氏麾下。時氏被創。走歸顯氏。顯氏軍亂。走過渡部。溺者無數。京畿震駭。正行接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遣之。多願留仕者。正行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



一無帥  
字一無  
南字

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統諸將帥。以南擊正行。正行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又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內。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讐。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辜之疾。上為不忠之臣。下為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真臣致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真安危

泣淚  
一作

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汝為股肱。汝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淚而出。辭訣後。覬嗣帝廟。題炭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接之。明年正月。北軍至四條。啜分為五隊。四隊在前。左右相向。而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正行使隆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軍。賊前隊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賊隊。又至。與我後軍戰。我後軍終敗走。正行不顧。以三百騎直前。賊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鬪。正行盡破之。乃聚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踞隴而餉。賊眾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畢。起謂眾曰。必與師



三  
一作

勿  
一作

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軍披靡。正行進逼師直。師直臣偽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承者三。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頭于地，蹴且罵曰：「唉，汝亦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嘉也。」自斷袖裹首，置隴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幟，欲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以北。師直不肯追，令其裨將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為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

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及駢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疾死。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乃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賊軍進犯行宮，帝逃入穴。生賊縱火索之。正行弟左衛門尉正儀出兵於石川，與高師泰相持。師直則不敢深入，引兵而去。四年，畠山國清來代師泰。正儀益堅守。五年，足利直義與尊氏有隙，乃來降。朝議納為大將。國清等附之。六年，詔正儀助直義擊尊氏京師，走之。已而直義叛去，遂走關東。尊氏

日本外史 卷之五 十六



三一  
非作

欲往擊之。而恐楠氏窺後也。則使子義詮佯降請帝歸闕。帝知其情亦佯許之。尊氏乃東。七年正月正儀與族和田正忠等將兵七千奉乘輿軍于男山。兒嶋高德時削髮來在吉野。奉密詔往促東北諸將。拜宗良親王為征東將軍。使並來援。北畠顯能顯信弟也。為伊勢守。舉兵數千先來援。自鳥羽入。正儀正忠將五千人。夜涉桂川。至大宮黎明。賊將細川顯氏來迎。我兵圍擊。斬其從子八郎。細川賴春繼至。巷戰。正儀接楯為梯。升屋下射。賊兵卻。縱騎乘之。賴春馬驚而墮。正忠兵槍刺殺之。義詮遂走近江。帝使人取北朝三帝置軍中。當是時。將軍宗良率新田氏族擊尊氏。

於武藏不利。義詮得兵三萬。返陣東山。顯能三退其陣。賊軍進攻男山。帝召正儀正忠等拒戰。正忠年十六。入奏曰。建武以來。臣族類大半為此賊所殺。今日之戰。公討國賊。私復家仇。不斬其一將。不復還謁。與正儀合兵三千。據茶坂。細川清氏土岐康貞以六千騎仰攻。康貞有號名。先衆而進。正忠揮薙刀斬之。乃還謁。遂與正儀拒更科。不利。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夜襲賊營。而賊圍男山益密。正儀正忠受詔還河內。聚兵夾攻。會正忠疾作暴卒。正儀未發。賊急犯行在。帝擐甲上馬。潰圍南走。賊兵追之甚急。藤原隆資以下三百餘人死之。箭及御鎧。藤原康長力戰得達吉

日本外史  
卷之五  
十七



野委神鏡於路。名和長生收之而還。將軍宗良及新田桃井氏自東北土居得能氏自西南並入援。聞男山陷皆還。是役也。賊將山名時氏有功而無賞。怒而來降。足利直冬亦降。請攻京師。詔令諸將助攻。十一月。正儀等擊賊將佐佐木秀綱于渡部。敗之。八年六月。諸軍攻京師。正儀以弓手五百挑戰。時氏繼之。遂擊走義詮。時氏等以其寡引還。十年。直冬時氏復發兵擊尊氏。走之。正儀時氏與義詮戰于播磨。糧盡引還。是歲將軍宗良與仁科足助諸族起兵。少應者。北畠顯信為結城氏所攻。走歸吉野。遂西走。依菊池武光。武光亦武重弟也。及武重死。嗣統其衆。屢討賊黨。

大友少貳氏十三年。武光討一色直氏于筑前。大克之。大友氏時少貳賴尚等皆降。武光時尊氏已死。義詮遣兵助氏。時賴尚擊武光。武光方討畠山國。久于日向。氏時據高崎。絕其歸途。武光不願進攻。國久走之。乃還。氏時不敢要擊。十四年。賴尚以兵六萬來攻。武光發八千人。奉將軍懷良。夾筑後河而陣。武光以銳兵先涉。賴尚卻。保大原。武光夜遣子武政等潛兵。因河水亂軍聲。以襲之。獲賴尚二子。因大戰。懷良被創。北畠顯信等死之。武光身先士卒。馬傷。曾裂。斬一敵將。奪其馬。與曹復進。竟大破之。西南官軍復振。賊將畠山國清建議。大舉滅楠氏。以奪官軍根本。正儀



與和泉守和田正武詣行宮。奏曰：聞國清舉關東之甲已至京師矣。而臣知其莫能為也。兵道有三：曰天時、地利、人和。明歲大將軍星在西，而彼自東來，違天時也。我所居負山帶河，形勢深阻，毋論千窟之圍，爾後敵五來皆敗。遠地利也。國清借公營私，為等齊所嫉，違人和也。三者皆違，雖有百萬，何能為？請徙御金剛山。臣等拒石川，使別將出龍門，時出輕兵，出沒散合，使敵不知我所在。東兵慄悍，氣屈而退，退即追之，必大克。帝從之。明年春，正儀等修平岩箭尾龍泉三城，益樓堞，張形勢。而自居于赤坂。義詮國清合兵三十萬入犯，軍于高山，以逼楠氏。以一軍自龍門入大

納言藤原隆俊擊克之。賊更兵來攻，隆俊大敗走。帝遣將軍興良援之。興良叛，應義詮燒行宮。據銀嵩（カウカウ）帝令前關白藤原師基討走之。龍泉城將措疑兵而退，賊不敢迫。至五十餘日，乃攻取之。遂攻陷平岩箭尾，合軍圍赤坂。正儀欲退守金剛山。正武曰：子知鼠乎？見人則竄。世將笑曰：南人抗天下，而鼠鬪而已。何不一戰以挫賊鋒？然後退。為未晚也。乃選三百人，約以暗號，夜出斫結城氏營。大戰不克而入。令衆唱號坐作，有四敵卒雜焉，捕斬之。乃與正儀退入金剛山。賊軍引還。正儀正武出絕渡部橋，攻譽田城。國清復來攻，又退入山。會國清與仁木義長相惡，賊中大騷。我



兵爭起。國清東歸。正儀攻水速城。拔之。官軍乘勝連下諸城。義長來降。帝北幸住吉。詔征東將軍宗良發兵入援。以岐蘇早雪不果。十五年。征西將軍懷良與菊池武光。以兵三千出宰府。少貳賴尚大友氏。時與松浦黨謀夾攻武光。武光縱反間。因襲松浦軍。敗之。賴尚等亦走。去歲之役。賊將赤松光範有功。而佐佐木道譽譖之。奪其攝津守護。國人憤怨。正儀正武伺知之。九月。以兵五百出。軍于天神林。佐佐木秀詮與弟氏詮。以千餘騎渡神崎橋。正儀等使人行呼曰。南軍自西來矣。秀詮聞之。回馬西嚮。徑田單列而行。正儀遣輕卒三百夾射之。賊兵爭徑欲還。正儀正武薄

細川諸  
本誤作  
山名

擊走之。斬秀詮氏詮。溺水者二百餘人。正儀援之。給衣遣歸。細川清氏亦與道譽惡。遂來降。奏曰。義詮兵西拒山名時氏。東拒仁木義長。臣請乘虛復京師。帝諾之。正儀正儀對曰。王師嘗攻京師。五得而五失。今苟欲得之。臣一人刀可辨。何假清氏為。獨病復失之耳。行宮君臣皆戀故都。遂令正儀與清氏共攻京師。義詮不戰而走。未幾。義長敗。時氏退。而義詮軍振欲犯行宮。絕我軍後。我軍留京師二十六日而還。清氏戰死。讚岐四國悉叛。正儀止武議曰。近日之勢。不可坐視。須一戰以振諸國官軍氣也。八月。以騎八百土兵數千。軍神崎株瀨二處。賊分兵阻水拒之。正儀等



日本外史 卷之五  
張篝火其營。而潛兵涉三國渡。遶出賊營。賊謂北軍來援也。天明。顧視其旗皆菊水。菊水者。楠氏號也。而大驚潰去。正儀。正武。進拔赤松氏一城。火其庫而還。於是北畠顯能與仁木義長。並略伊勢。菊池武光。畧筑紫。義詮遣足利氏經。充鎮西探題。武光使弟武義。族重經將兵逆擊之。武義傷走。重經更進。斬少貳賴資。武光繼至。軍于豐後府。擊走氏經。十九年。大內弘世以周防長門叛。降義詮。并厚東氏。邑厚東怒。降於武光。與弘世戰。豐後走之。已而武光病卒。子武政襲肥後守。山名時氏。仁木義長亦降義詮。官軍不振。二十三年。天皇崩。皇太子寬成即位。是為長慶天皇。天

皇建德二年。賊將細川賴之。大舉入寇。和田正武率楠氏族。堅守諸城。賊軍引還。文中二年。細川氏春復入寇。大納言藤原隆俊死之。天皇讓位於皇太弟熙成。是為後龜山天皇。天皇幼聰敏。人冀興復。而楠氏衰。國勢日削。義詮既死。子義滿嗣。勢益張。我將士多叛。降北朝。紀伊諸城陷。三年。關東賊兵屢攻。征東將軍宗良於信濃。宗良不能拒。走歸吉野。東北無復官軍。征北將軍懷良猶依菊池氏。保守一隅。先是。明王朱元璋使使來。征西府以其書辭無禮。卻不納。明主更貽書於北朝。北朝納之。以征西府梗其往來。遣今川貞世。充探題來攻。菊池武政與其子武朝。相繼拒



戰屢克之。已而懷良與武政武朝。前後皆病卒。西南無復官軍。於是義滿專圖楠氏。天授四年。遣山名氏清等入寇。楠氏族橋本正時神宮。正種等力拒。不克而退。六年。和田正武病卒。弘和二年。正儀亦卒。當是時。官軍所保。獨金剛山一城而已。元中九年。義滿使畠山義深將數千騎來攻金剛山。四絕糧道。城兵僅數十人。飢不能戰。賊急薄之。城兵逃走。匿于津川。自正成築城焉。凡六十年。乃為賊兵所陷。義滿乃使大內義弘來講和議。約傳神器於北朝。則兩統更立。遂許之。是年冬。遂備法駕。發吉野。御于大覺寺。以父子禮。授神器于後小松帝。後七年。義弘揚兵於和泉。擊

按後  
揚後  
十三年  
為應永  
十九年  
是歲後  
小松讓  
於後  
光耳後  
二十  
年後花  
國永守  
五年甫  
崩此言  
後小松  
崩誤

足利氏楠正秀以兵百餘屬之。正秀者益正儀子也。菊池氏北畠氏餘孽亦來屬焉。戰敗散歸。後十三年。後小松崩。後龜山皇子當立。足利氏乃立後小松皇子。是為稱光帝。楠氏及北畠氏並訴之。欲如約。足利氏弗聽。則並起兵。足利氏約。帝後當傳於南朝皇子。乃止兵。及稱光崩。無嗣。足利氏復索北朝皇族。立之後龜山天皇之子曰小倉者。自京師走伊勢。依北畠氏起兵。戰敗講和。歸京師。削髮入萬壽寺。又十餘年。歲癸亥。足利氏內亂。楠二郎收南國兵。得三百人。奉萬壽寺金藏主者為主。分兵為二隊。二郎自將一隊。而越智其將一隊。夜入大內。取三神器。內侍鏡為東



門衛士所奪寶劍遺於清水寺側。獨擁神輿。據叡山中堂。足利氏管領畠山基國遣兵來攻。二郎與越智皆戰死。金藏主自殺。二郎者不詳其所出也。二郎殘兵以神輿奉後醍醐帝曾孫某。保吉野。歲戊寅。赤松氏遺臣二人詐來仕。弒皇曾孫。從者追殺一人。其一人遂奪輿而去。先是後村上天子奉成生圓胤。為圓滿院僧正。蓄髮更名義有。癸亥之難。楠二郎之弟某奉義有起兵。據八幡。迎擊畠山氏兵大破之。細川氏來攻。楠氏不利。退入紀伊。據湯淺城。歲丙寅。畠山氏將滋佐來攻。楠氏又擊破之。丁卯冬。滋佐復聚兵來攻。城終陷。義有遇害。楠某死之。楠氏之事終於此。

母復所觀。名和兄嶋土居得能氏。益先楠氏而亡。後楠氏而存者。菊池北畠氏。菊池氏數世。至義宗者乃亡。北畠氏十餘世。至其教者乃亡。此二氏者。自楠氏衰。皆降足利氏。或曰。楠正儀亦降足利氏。益有深謀焉。史乘散佚。不可考信。要之。正成宗族。與後醍醐皇統相成。終始。楠氏亡而後二百餘年。權中納言源光國。私立石于湊川。題曰。嗚呼忠臣楠氏之墓。

一無私字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為驛趾。蓋經足利織豐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隨輒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顧望



金剛山巖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  
王室也。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死。賦不忠不義。夫  
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而遇以  
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而大日於既墜。何其壯也。  
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  
空虛。以殄其渠魁。帝之復辟。疇前任職。宜以公為首。而纔  
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  
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為重。公特充禰裨。供其  
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  
非因公之策邪。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

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然觀其臨死戒子。  
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  
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  
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  
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  
難。至其漸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益  
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  
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  
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  
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



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  
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  
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  
失果何如哉。

日本外史卷五終

日本外史卷六

新田氏正記

新田氏

外史氏曰。新田足利二氏。皆出於八幡公。其門閥固不相  
下也。而新田氏爲嫡宗。舊史皆以足利氏承源氏之統。號  
曰將軍者。以成敗之迹軒輊之耳。然二家聲威有優劣者。  
有由來矣。蓋二家之所同祖者義國。義國以八幡公之子。  
而謫於上野。所謂新田郡。其所食也。二子。義重。義康。義康  
依其外家田原氏。居足利郡。終得分食其半。而義重繼有  
新田。又襲義國官爵。則義重之爲嫡宗明矣。然及源賴朝



起。義重與之有隙。以大炊助終其身。子孫不過曰上野一  
武族。而義康遭遇事變。頓進官爵。又與源義朝同娶於熟  
田。故子孫受賴朝親昵。又世結婚於北條氏。互相倚賴。著  
於鎌倉。後醍醐帝之未起事。蓋檢聞足利氏之爲強宗也。  
是以及聞其倒戈。遽許寵爵。其褻玩朝廷。覬覦非望。帝有  
以啟之。而新田氏之功勞遠出其上者。則待二家交訟之  
日。然後知之。及尊氏叛逆。乃命義貞宗族以防之。而其勢  
旣成。不可復遏。可勝歎哉。世或謂義貞族望不及尊氏。故  
不能獨立。而倚朝廷以爲重。余以爲不然。朝廷倚新田氏。  
非新田氏倚朝廷也。新田氏將帥材武。部屬精勁。非足利

氏所企及。而數奇敗衄。終至消亡者。無他故也。天下厭苦  
朝政。而謳歌武治。故利尊氏之營私。而不便義貞之奉公。  
不得已而從之。勉強而赴戰。雜以衣纓之褊裨。畿甸之召  
募。掣肘牽累。動不如意。爲之將帥者。豈不難哉。嚮使義貞  
亦出足利氏所爲。則介冑之族。將雲合霧集而歸之。而足  
利氏焉能加之。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何至困路如此哉。是  
其禍福利害。雖三尺童子。亦能知之。義貞寧有不知。而終  
不改其節者。豈非以己任王家倚賴。不忍倍畔也邪。否則  
源氏之統。其歸新田氏久矣。是寧可以成敗論也。且夫將  
門之有統。非必如帝室也。況足利氏之所謂將軍者。始於



一無云

其第三世。如其父其祖。皆非受命於正統之朝也。受命於正統之朝。而為將軍者。乃護良成良二親王。而非必有其實。至於中興總戎之寄。固屬義貞云。余之列敘兩家也。以此。然新田氏起義。由於護良親王。而足利氏謀逆。亦以此為首。故附見焉云。

新田氏出於源義家。義家第三子曰義國。敘從五位下。任式部太輔。嘗入朝。途遇右大臣藤原實能。實能從者叱辟之。墮馬。義國隸士怒。焚實能宅。義國坐謫上野。生二子。義重。義康。義重食新田郡。義康食足利郡。治承中。平氏失政。源氏競起。義重集兵據寺尾城。源賴朝起於鎌倉。招之不

答。及賴朝定關東。與義康子義兼等並往歸焉。賴朝欲娶義重女為妾。又不肯。遂與有隙。及奏請諸源官爵。義重纔得襲父爵。任大炊助。有七子。其第二義包為嗣。義包生義房。義房生政氏。政氏生基氏。基氏生朝氏。凡六世。皆襲邑新田。遂以為氏。旗用白旗。號中黑脇屋。里見大館。堀口。鳥山。羽川。山名。桃井。一井。金谷。細谷。江田。大井田。德川。世民田。諸族皆新田氏自出。分處上野越後。而皆役屬於北條氏。北條高時之遷後醍醐天皇於隱岐也。楠氏起兵于金剛山。高時遣關東將士攻之。朝氏有子曰義貞。亦在遣中焉。已而城固不拔。東兵多逃亡。義貞召其家宰舟田義昌。



語之曰。源平相制。並護王家。自古之爲然。吾雖無似忝列  
源氏胄裔。特以時勢爲北條氏所驅使。遂敵官軍。豈其本  
心也。吾視高時近狀。亡滅非遠。吾欲歸我國。舉義兵。上以  
除宸憂。下以興家聲。而非有所受命。不可安得。大塔宮令  
旨。則吾事成矣。大塔宮者。帝第三子護良也。護良初疾。北  
條氏專權。與帝密謀討滅之。叙二品。任兵部卿。充山門座  
主。號尊雲。居大塔世。因稱大塔宮。及謀泄。東兵來執帝。護  
良先謀知之。教帝逃笠置山。而自與弟宗良將兵。邀擊破  
賊。已而兵潰。與宗良分路走。匿南都般若寺。笠置旣陷。宗  
良就擒。賊遣兵圍寺。護良潛經函中而免。遂與從士九人

爲道士裝。負笈南走。至十津川。依土豪戶野兵衛。蓄髮。娶  
兵衛族女。賊聞之。購其頭千金。護良逃入吉野山。明年五  
月。起兵吉野。據寺爲城。又遣從士赤松則祐。諭其父。則村  
起兵播磨。已而賊將二階堂貞藤等。大兵來攻。護良親戰。  
不支。城遂陷。從士村上義光。僞稱護良死。護良遂匿高野  
山谷間。指使山寇。以助楠氏。又奪賊糧餉。義貞頗知其蹤  
跡。而未詳所在也。故謀於義昌。義昌乃使三十人爲山寇  
狀。而自爲亡卒。鬪于山下。山上寇見之下。援義昌。生得之。  
縱其一人。通意於護良。護良素知新田氏名族。大喜。卽爲  
令與之。權用詔辭。義貞感喜。出意外。翌日。稱病東歸。與子



義顯弟脇屋義助等謀討高時。高時未之覺也。以金剛山久不拔。官軍並起。益調發兵食。新田素多豪戶。因課六十萬錢。限以五日。縱吏卒催迫。義貞曰。奴輩亡狀。敢踏籍我地。遣兵捕其吏。梟首里門。高時聞而大怒。下令擊新田氏。新田氏會議。或曰。拒利根川。或曰。赴越後。依其宗族。義助進而言曰。二者皆非計也。坐待強敵。情見形屈。則我兵內潰。一敗塗地。使人曰。新田氏牒使者而誅死。死一也。寧死於王事。今雖匹馬單兵。出徇於國中。衆附則進攻。鎌倉不則戰死。孰與坐取誅殺乎。衆以為然。乃起兵。大館宗氏。堀口貞滿。岩松經家。里見義氏。江田行義等百五十騎。推義

按三年舊誤作二年今改之

貞為將。豎旗于邑生品祠前。以舉義焉。實元亨二年五月八日也。義貞拜讀詔書畢。進陣于笠懸野。比日暮。利根河側塵起。有兵至。可二千騎。衆謂敵來矣。漸近則越後宗族來援也。義貞驚喜曰。諸君來何速。何以知吾舉義。大井田經隆伏鞍而對曰。今日羽黑俊賢來徇國中。是以馳至。在遠境者。明日當至。俊賢。經隆弟。善走者也。明日越後全兵及甲斐信濃諸源。以五千騎至。乃合兵。進入武藏。近國將士不期而會者。一日二萬人。軍于入間河北。高時聞義貞起事。不以為意也。發兵十一萬。以族貞國貞將之。前後來擊。貞國抵河南。望見新田氏軍甚盛。乃不敢進。而義貞



已亂流而至。大戰于武藏野。兩軍皆東國驍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戰罷。卽相馳突。凡三十餘合。乃交退。日日又戰于久米河。每戰。鎌倉兵死傷輒倍。高時使弟泰家以生兵數萬來援。夜抵其軍。義貞不察。侵晨又戰。不利而退。泰家益輕新田氏。曰。敵中必有斬致義貞者。皆釋甲飲酒。相摸人。浦義勝心素嚮義貞。率兵六千來屬之。義貞禮而詢計焉。義勝曰。方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天命所歸。終有在焉。公幸并僕兵。可以一戰。義貞曰。以疲兵當新勝之衆。若何。曰。戰勝而將驕。卒懈者。敗。泰家之謂也。敗北已備。不足畏。且詰朝之事。僕請爲公先焉。日日卷旗徐進。敵相

字無人

指語曰。嚮聞三浦氏應徵而至。是也。俄而義貞等翼而進。三面掩擊。泰家軍大敗。貞將一軍。與小山千葉氏戰于鶴水。亦大敗。皆走入鎌倉。八州豪傑響應。爭歸義貞。義貞進至關戶。兵凡十二萬騎。分爲三軍。三道攻鎌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樂寺堀口貞滿。大島守之。自兒囊坂。義貞。義助。自率諸將。自假糺坂。縱火五十餘所而進。鎌倉震駭。而北條氏見兵猶十餘萬。分拒三道。義貞貞滿。進入山內。而宗氏戰死。其兵皆卻。義貞以選兵二萬。乘夜赴之。則敵大兵據海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義貞下馬。免胄向海拜曰。天子爲逆。臣所遷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



日本外史 卷之六  
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潮大退。兵艦皆漂去。義貞大喜。麾眾而進。諸軍從之。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烟燄漲天。義貞縱兵鏖戰。高時舉族遂伏誅。自舉兵至此。蓋十五日矣。義貞因居鎌倉。誅餘黨。撫新附。威振關東。先是天子在伯耆。聞京師平。將還關。或諫曰。雖京師平。金剛山攻兵猶滿畿內。且諺曰。八州敵海內。鎌倉敵八州。承久之役。誅伊賀光季。甚易而與東兵鬪。乃取敗衄。今天下十得一二耳。宜暫居此。以視東國之變。諸公卿皆然之。帝不聽而發。至兵庫。得義貞捷書。上下大喜。詔以義貞為左馬助。義助為兵庫助。賜

使者爵。建武元年。舉族入朝。義貞敘從四位上。任左兵衛督。兼播磨守。領上野守護。義助任兵部少輔。充武首所頭人。領駿河守護。義顯領越後守護。並宿衛京師。足利尊氏者。義兼遠孫也。地望素著。佐攻京師。首蒙寵爵。官祿皆遠出新田氏之上。遂陰蓄異圖。而忌義貞及皇子護良。初帝之歸關。護良居志貴山。近畿兵爭歸之。將率以入朝。而不果。帝使參議藤原清忠就言曰。天下既定。汝將何為。蓋削髮復舊。護良對曰。高時雖伏誅。餘黨未殲。宜嚴武備。以絕覬覦。且陛下之德。微臣之謀。以致有今日。而足利尊氏攘為己功。彼觀其志。有不可測者。不及其力微而除之。復生



一高時也。臣聞佛有二道。曰攝受。曰折伏。願陛下任臣以  
戎事。臣將為陛下折伏焉。帝不憚。勉從之。拜為征夷大將  
軍。而不許誅尊氏。護良具驕從入朝。赤松則村為先驅焉。  
尊氏深嫉之。乃結於帝寵姬藤原氏。陰謀排陷焉。而護良  
不察。輒欲除尊氏。多蓄死士。密徵兵。尊氏得其檄。上變。告  
大將軍。反欲廢帝。立其子興良為帝。藤原氏自傍贊之。帝  
怒。十月。伏甲召護良。執之。囚于宮中。護良憤怨。因所識宮  
人上書曰。臣以罪累。敢訴冤枉。唯陛下憫察之。臣夙憤武  
臣專恣。釋法服。被戎衣。寧受世譏。而為君父忘軀。在廷臣  
子。莫敢效。而臣獨張空拳。以抗強敵。賊之耳目。集於臣

身。購臣以萬戶。臣晝伏夜行。匿山谷。踐霜雪。殆死而復生。  
者數。焦思渾籌。遂得底誅夷之績。而不圖獲罪於此。仰將  
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  
父子義絕。乾坤共棄。臣不敢復有望於世也。儻肯死刑。削  
籍歸佛。臣終身毋悔。抑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蘓刑。而秦世  
傾。聖明蓋延古以鑒今焉。涕隕心憐。不終所欲言。書入。莫  
敢奏達者。諸從護良終始者。皆被誅。赤松則村亦禿。其守  
護職。十一月。勅附護良於足利直義。徙之鎌倉。穿窖于二  
階堂。谷幽之。縱一宮人侍焉。二年。七月。比條時行作亂。襲  
鎌倉。直義敗走。臨走。召淵邊義博曰。時行不足患。可患者



漢據  
無  
氏  
字

兵部卿。宜乘此時除之。義博往窺窖中。護良。焚燭誦經。顧而蹴起曰。汝欲殺我邪。前奪其刀。義博斫其膝。踏之。跨胸刺。護良縮頸。齒其鋒。鋒折。拔。貳刀刺心。二乃絕。年二十八。義博欲以首示直義。見其不瞑。而含鋒棄去。所侍宮人收葬之。將歸奏狀。而帝已命尊氏東伐。時行尊氏遂據鎌倉。自稱將軍。奪新田氏邑。在關東者。以分予將士。抗疏罪狀。義貞。義貞乃上書曰。嚮者當天下大亂。乘輿播遷。捕正成等。豪傑並起。相共勤王。而足利尊氏首鼠兩端。觀望勝敗。自非賊軍失利。蓋不肯降也。功微賞多。遂冀非望。害臣之忠義。欲說言陷之。臣以五月八日起兵。上野。彼以其

七日。佐攻六波羅。而曰。臣聞京師復乃肯起兵。以欺罔天聽。其罪一也。臣以五月廿二日。率諸軍誅高時。而彼之兒子率從士百餘人。以六月三日入鎌倉。而曰。臣賴其兒子以成功。其罪二也。彼在輦下。擅誅親王之卒。其罪三也。征夷之任。在兵部卿親王。而彼輒掠其號。其罪四也。矯稱管領。務張威福。其罪五也。中興之業。雖因天運。抑兵部卿之謀策居多。而彼百方讒構。遂抵流謫。其罪六也。陛下心期兵部卿之自艾。而彼修私仇。辱之牢狴。其罪七也。直義乘亂。遂傳刃於兵部卿。大逆無道。其罪八矣。此八罪者。天地所不容。措而不論。百敗將隨而至。後噬臍無及。願陛下照



精驍一作

鑿之。連下明詔以誅伐尊氏兄弟。廷議疑未決。會護良侍婢至。奏狀而尊氏反迹遂暴於天下。十一月乃下詔討尊氏。徵兵六萬。陞授節刀於義貞。以總諸將。奉皇子尊良自海道進。忠房親王以一軍自山道進。義貞常掄精強七千爲中堅。而栗生顯友、篠塚伊賀、畑時能、日忠、景由、良具、滋長、瀨顯寬等十六騎最驍悍。善擊。同其徽號。進退與俱。義貞至於久利河。河東皆足利氏兵。義貞召顯寬視津。還報曰：津有戶處。然前岸峻絕。敵攢鐵守之。不若誘敵使渡。而蹙之水也。義貞從之。賊分兵左右渡戰。日卻。終縱萬騎自中渡。犯義貞。義貞乃以中堅迫擊破之。賊退陣驚。坂又

按太平記諸書

進擊破之。足利直義以二萬騎來援。盛兵于越河。義貞望之曰：敗卒在後。必先走。餘衆不能支也。戰而連夜遣曠騎循間道薄射其後隊。後隊擾走。諸營遂大潰。走返鎌倉。尊氏大窘。欲削髮出降。未果也。義貞引降附數萬。至伊豆府。遲山道軍者數日。賊軍復振。凡數十萬人。直義出拒箱根。十二月十二日。義貞令義助奉皇子向竹下。而自攻箱根。登高覽視將士。將士皆奮戰。直義兵沮擊始不能支。而尊氏以十餘萬出竹下。竹下官軍七千人。其隸皇子者先進。先走。義助以手兵代之。格鬪交退。其子義治年甫十三。與兩騎陷賊中。撤號被髮。與賊偕退。義助還營。不見義治。



義治  
三騎  
賊中  
兩騎  
蓋涉  
而誤

復進索之。直冒賊軍潰走。義治知父來救也。佯呼賊兵  
盡及戰。二賊從之。比及我軍。義治日從騎斬其賊。歸獻義  
助。義助大喜。乃退息。遣鹽谷高貞等更進。高貞等叛降賊。  
亂射官軍。義助夜退。欲合於義貞。義貞方克直義。俟明日  
進。舟田義昌在前軍。聞直義陣中傳呼將軍捷也。乃巡視  
我諸營。惟幕儼在。而無復一人。走告之義貞。義貞默然曰。  
是或降或逃也。吾少退。捉其逃者復戰。乃下山而西。兵僅  
五百人。聞尊氏兵數十萬。充物伊豆府栗生顯友。篠塚伊  
賀。據鞍顧眾曰。一騎當千。諸君之謂矣。乃先眾而前。賊爭  
薄。義貞伊賀蹴而什之。立斬九人。餘賊不敢薄。義貞行收

散兵得二十人。至天龍河。造浮橋。濟軍。軍悉濟。義貞乃與  
義昌濟。有叛者。潛絕其紐。僕牽馬前。輒陷。義昌曰。誰援之  
者。顯友重鎧沒水。兩手提人馬。達前岸。時橋陷丈餘。義貞  
義昌相挈而跳。既濟。或議撤橋。沮追兵。義貞曰。我且為之。  
彼寧不能為哉。存橋而去。屯矢矧驛。兵多道亡。宇都宮公  
綱勸其退。阻洲股。義貞從之。朝廷亦以近畿皆叛。四窺京  
師。急召還義貞。義貞乃還京師。部署諸將。自以萬人守大  
渡。義助與權中納言藤原公泰。僧文觀等。以七千人守山  
崎。江田行義以五千備應援。延元元年正月。行義擊丹後  
賊兵于峯堂。走之。而尊氏已將數十萬抵大渡。義貞豫撤



橋板截折不殊。樹柵水中。今兵呼于岸曰。丹後之兵我已  
殲之矣。公盍亦來決死。賊兵怒。造筏以渡。遇柵而止。我軍  
亂射。賊紛擾。筏壞而溺者數百人。又令呼于橋曰。舟筏毋  
益。請由此來。賊千餘人爭進。柵斷。皆溺。尊氏遂休戰。不進  
已。而賊兵一萬來攻山崎。公泰文觀。隸士爭降賊。賊即入  
義貞。聞山崎軍破。賊兵指關。則馳援義助。將與俱奉帝於  
叡山。賊將細川定禪將兵六萬尾之。義顯以三千騎不告  
而返。射戰久之。度義貞已至關。則大呼衝敵。大友氏泰。宇  
都宮公綱。新降在賊中。識義顯。欲必獲之。義顯奮戰八合。  
被大創。數十流血淋漓。還至紫宸殿前。帝親臨勞之。遂與

義貞。義助。俱扈來。與赴叡山。細川定禪來據園城寺。相持  
未戰。會陸奧守源顯家入援。新田氏族在東國者。相率從  
之。大館氏明。宗氏子也。從至近江。攻拔一城。遂來會於義  
貞。顯家欲休馬而後戰。氏明曰。我馬遠來。休則足重。不可  
輒用。不若今夜直襲園城寺。出其不意。義貞然之。即夜出  
兵。唐崎黎明。與諸將將騎六萬圍園城寺。賊自門中叢槍  
拒之。百忠景奪其十八槍。州時能舉足。蹋門扇倒之。我軍  
入而縱火。走定禪。斬首七千餘級。顯家乃退。義貞亦欲收  
兵。舟田經政扣馬說曰。兵利在乘勢。賊兵一敗。魄褫氣沮。  
我因躡之。乘勝連進。可以終獲其渠魁也。義貞曰。然。即率



三萬騎追之。遇嶮，逼擊。遇夷，遙射。賊不得返戰，伏刀狼籍。餘衆走歸京師。合於尊氏軍。義貞進上草頂山，望尊氏軍。尊氏軍克塞京師，不知其幾千萬也。義貞計以寡當衆，不可徒戰而勝。乃令我兵略相識面者，每五十為伍，卷旗蔽號，為敗卒狀，混入彼軍，待戰而起。部二千騎遣之。已而兩軍接戰六十餘合。我軍每勝，以至日暮，所遺一千騎在賊軍中，揚旗並起。賊軍大驚，擾亂自相擊刺，遂大潰奔。我軍乘勝追之，短兵急接。尊氏迫蹙，欲自刎者。義貞自桂河還陣，京師其兵四散，鹵掠在者亦疲。賊軍返襲，不支而退。舟田義昌等戰死之。會山道兵失戰期者，還至諸將火議。

諸將一作諸軍

戰。夜下山陣，且日楠正成源顯家分路進戰。尊氏親與顯家戰于四條。義貞、義助、建旗五十旒橫擊之，馳出其背。賊軍呼曰：中黑至矣！輒崩駭。義貞獨變服入賊中，索尊氏，不獲。分兵追之。日暮乃退，還軍坂下，誘尊氏還京師。而間日襲擊之。尊氏大敗，走攝津。義貞率諸將追擊，又大敗之。尊氏狼狽航海，諸軍爭舟而溺者數千人。委棄鎧仗海濱。二月，乘輿還關。義貞振旅而還。詔遷義貞左近衛中將。義助右衛門佐。時新附兵萬餘，嚮用足利氏旗號，重畫者皆墨抹，其中為中黑、淡濃、可辨。京師傳以為笑。已而足利氏保聚西上，勢復大振。赤松則村、石橋和義及菅某等並起應。



之。三月詔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西伐。會有疾遣江田行義大館氏明將二千騎先發。遇赤松則村兵于書寫山下擊走之。義貞疾愈將五萬騎出次鹿子河并降附萬人。進至斑鳩驛且攻則村白旗城。城壁未成則村請降。義貞喜為請於朝。比朝旨至辟成則村乃不降。義貞大怒曰。吾寧禽之而後前行。合軍圍之。城險不下。義助諫之。乃分二萬人附義助進攻石橋和義和義據三石拒舟坂。義助得兒島高德鄉導乃留一軍于舟坂而一軍銜枚縛馬舌自間道出舟坂之背賊顧而驚駭。義助夾擊拔舟坂遂攻三石城。遣江田行義攻菅氏菩提城。遣大井田經隆係氏

經以二千人進據福山城。城未修而尊氏直義舉九國兵而來。城兵欲避之。氏經不肯。五月直義將兵數萬圍之。氏經出擊潰圍東走。合於義助。義助馳使告義貞。義貞答曰。敵海陸並進。即扞陸者則海者直犯關矣。吾欲退屯兵庫。合捍海陸。於是白旗三石菩提三城圍皆解。義貞先至鹿子河。河水方漲。眾以敵逼於後。請將帥先濟。義貞曰。敵來則背水決戰。吾殿而濟耳。乃令創病者先濟。明日水減而義助行。義亦至。遂濟至兵庫。則其兵亡者過半。帝遣楠正成來援。義貞迎問曰。朝議如何。曰。吾欲乃還。公奉駕觀山不聽也。義貞曰。驅敗卒當銳師。吾知其必敗耳。願去歲敗



於關東。今復未拔一城。何以復命。吾故欲決死一戰。正成曰。進退從宜。是謂良將。公且徐計之。且前殪高時。後攘尊氏。公武多矣。衆言何足恤哉。義貞色釋。旦日。尊氏兵艦蔽海而至。而直義來自須磨。旌旗彌天。義貞今正成拒直義。今義助氏明拒尊氏。而自居其後。相持未戰。我軍有一騎。挾弓立岸。呼曰。將軍西來。必載津妓。置酒高會。請進一物。佐酒。注箭而俟。適有鶚攫魚而舉。乃馳而射之。斷其隻翼。墮敵舟中。兩軍譁呼。尊氏使人問其名。答曰。東人或識。請投刺焉。復發一箭。軼三百步。貫船舷。尊氏視其箭。彫於符。曰。相摸人本間資氏。敵中傳觀。資氏揚扇呼曰。方今戰國。

一矢可愛。願見返賜。賊中有答射者。箭不達岸。我軍齊笑。射者慚憤。以三百人上岸。義助擊殲之。賊先鋒七百艘。過而東。將自西宮上。新田氏軍三萬。欲先往拒之。循岸而馳。騎者如走。舟者如追。而兵庫無人矣。賊後隊六千艘。盡上兵庫。楠正成戰沒。乃與其陸軍合。以躡義貞。義貞曰。吾觀西宮旗幟支賊耳。自兵庫來者。乃其渠魁。吾所願擊。乃還背生田林。而陣迎戰。終不利。走。義貞自殿。數返擊。馬殪而徒。上在待救。敵環射之。義貞揮二刀。截十六箭。小山田高家望見。還救授其馬。而留死。初。高家從軍刈民麥。法當斬。義貞使人視其營。則鎧馬鮮。而無粒粟。義貞曰。吾罪也。士



日本外史 卷之六  
不可亡。法不可亂。乃為償田主。而賜粟於高家。高家感愧。故死之。義貞因得脫。自丹波。以殘兵六千歸京師。上下失色。天子復幸叡山。六月。尊氏入京師。使高師重等來攻。分陣三百餘所。義貞義助以諸將拒東坂。使公卿僧徒守西坂。賊乃先攻西坂。二卿戰死。僧徒力不支。告急於義貞。義貞與紀清兩黨赴援。擠賊於谷。殺數千人。因陣于大嶽。賊又攻東坂。義助擊卻之。賊更欲攻西坂。以熊野兵五百為前鋒。皆被黑甲。自雲母坂上。本間資氏相馬忠重。在義貞側。睨而笑曰。今日之事。不復煩諸君。下百餘步。相命各射。一賊貫甲穿胷。賊不敢前。二人顧我軍曰。戰且合矣。為吾

立的。吾將習射。我軍植畫月扇。二人相誠。勿射。月乃發。兩箭夾月。乃解箠鼓弦。自名於敵曰。盍受吾箭。試甲堅脆。賊懼。不戰而卻。會山徒光澄叛。夜啟賊兵。紀清兩黨覺而鑿之。初我軍約。有急撞鐘相報。一日。有羣猿撞鐘。諸營皆警。賊兵以為官軍下擊。乃大騷。官軍遂開諸門。一時並下。縱火賊營。擊大走之。生禽高師重。義貞附山僧斬梟其首。賊兵四潰。既而又聚。官軍猶謂賊兵寡也。出攻之。尊氏挾光嚴帝。據東寺為城。出兵京師。要擊官軍。官軍敗還。七月。藤原師基以兵三千入援。諸將議曰。前日之戰。取路京中。所以敗也。不若由內野。磧二道赴之。已而有叛者。泄其議。



尊氏乃以大兵邀擊焉。官軍復敗還。天子乃賜邑於叡山僧徒。以獎激之。今招南都。南都輒應之。畿內兵聞之。所在相聚。各請將帥。四塞糧道。賊窮困。至粥鎧馬。遂大出鹵掠。義貞於是議出戰。遣四國兵列炬于阿彌陀峯。約諸將帥齊進。天子親臨勞軍。剪所御紅裳。分賜之。以為勞識。義貞臨發。白曰。勝敗天也。不可逆睹。今日之戰。所以送箭。尊氏營者。毋復生還矣。已而比白河失火。藤原隆資以為戰合也。先期自八幡入。敗走。南都兵亦失期不至。義貞以二萬騎行破賊陣。終抵東寺。執弓注矢。呼尊氏語之曰。天下擾亂久矣。雖曰皇統之爭。抑由公與義貞而已。與其為一身

苦萬民。寧各以單騎決關。決雌雄。請送一箭。箭軼門樓。入尊氏帳中。尊氏不出。時諸公卿軍及四國兵皆為賊所破。賊兵悉萃於義貞。義貞返擊奮戰。破之。至五條。賊復四合。義貞額中流矢。流血被面。乃令其騎皆西。其馬首欲決死。紅笠識者八百騎來救之。擁義貞潰圍歸山門。於是諸將帥皆棄守走歸。八月。足利高經佐佐木高氏等絕我糧食。九月。遣兵擊高氏。敗歸。我軍多逃亡。尊氏佯乞降。請帝歸關。密使人致款。帝信而聽之。尊氏又陰招諸將。諸將多應之。十月。左衛門督藤原實世使人來告。義貞營曰。尊氏納款。車駕赴其營。公知之乎。義貞時延見將士。得報不信。曰。



族黨一作

是使者誤聽耳。美濃守堀口貞滿曰：今日旦氏明行義無故，赴中堂。吾固怪之，請往訶焉。馳至行在，則乘輿方駕矣。貞滿揖進，攀其轅，泣曰：臣聞道路之說，未知信否。今乃信矣。不審義貞有何罪，而陛下乃回其聖眷，以庇反賊邪？當元弘初，義貞奉辭伐罪，殪元兇於旬日，以除宸憂。雖古忠臣，恐不能過自尊氏反以來。又舉族勤王，為陛下數冒萬死。宗黨死義者八千餘人，而賊勢滋熾。王師失利者，豈盡戰之罪哉？蓋天未眷聖德焉耳。今日西駕之轅，竟不可還乎？則召義貞以下族屬見在者五十餘人，賜死於御前。然後發，帝憮然頃焉。義貞與義助義顯率三千人入列階下，色

愠而禮恭。上前義貞兄弟慰諭之曰：當尊氏反，卿為其同宗，乃挺歸義，支傾扶廢，終始不渝。朕深嘉之，欲仗卿宗族以鎮平四海。天運未會，兵疲勢蹙，是以權講和議，以待時焉耳。本宜謀及，而慮於漏泄，欲臨期相告，顧貞滿未之察也。然由其言，亦有所省。朕聞越前地方多歸順者，又有前所遣將士，卿宜赴彼，經略北陸，以圖恢復。以朕還京師，恐卿得賊名，今特以太子相附。卿視之，猶朕軍國之事，無小大。當由卿處分。朕已為卿忍恥，卿亦為朕努力。言畢，垂淚。將士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遂令義貞奉皇太子赴越前。義貞卽夜造日吉祠，納寶刀，禱曰：神鑑吾忠義，使吾行無恙。



得發兵滅賊。卽不得然。猶使子孫有再起者。明日奉東京  
及皇子尊良北行。舉族從之。獨大龜氏明江田行義及宇  
都宮公綱。本間資氏等。從乘輿入京師。尊氏囚帝及從者。  
殺資氏。以報兵庫雲母坂之役。義貞以七千騎至鹽津。聞  
足利高經大兵塞途。轉由木芽嶺行。會大雪。士卒凍飢。燎  
弓箭。相抱取煖。土居得能氏遇賊兵自殺。千葉氏舉其衆  
叛。降於賊。義貞行三日。纔至敦賀。河島維賴氣比氏治迎  
入金崎。遣義顯義助於越後。至杣山。杣山城主瓜生保厚  
待之。而高經詐傳詔旨討新田氏。撤至保信之閉門自守。  
其弟僧義鑑來謁曰。臣兄愚魯。輕信賊計。雖然。苟曉是非。

關門  
一作

終歸順耳。臣願得擁戴一公子。候時乃起。義助察其無他。  
遂以其了式部少輔義治託之。而引兵還金崎。兵道亡有  
二百騎。會今莊淨慶聚兵塞道。淨慶父嘗屬我軍者。義助  
乃令由良光氏往說之。淨慶答曰。臣去就與父異。不得不  
沮。願得部下一名士以藉口。光氏歸報。義顯曰。諸君從我  
至此。情同父子。寧我代士。莫士代我。往更告之。弗聽。則齊  
戰死耳。光氏往告焉。淨慶不決。光氏下馬坐曰。將帥身係  
天下輕重。猶欲以身代吾輩。吾其可不致命。拔刀將言。我  
淨慶感歎。遽止之曰。吾寧當罪耳。開道跪伏。義助義顯撫  
勞而過。其兵又亡。在者僅十六騎。而聞敵以三萬騎圍金



嶠欲衝圍入城。眾難之。栗生顯友出策。夜使眾解衣帶。挂  
之樹。為旗幟狀。以張疑兵。武田與一傷。右手約小刀于腕。  
顯友亡。副刀斫木為挺。乘曉薄敵。呼曰。拙山援兵至矣。敵  
駭。顧義貞因出擊走之。納義助義顯。於是相與奉東宮。皇  
子於舩。置酒奏樂。以慰藉之。尊氏又遣高師泰等。將兵六  
萬。海路來攻城。負山臨海。城兵拒戰。日斃千餘人。十一月。  
城兵望見海上有人。因者望城而來。至則曰。忠景也。結詔  
書於船。進之。蓋大皇逃於吉野。建行宮。詔義貞攻京師也。  
義貞等大喜。時瓜生保屬賊軍。在城下。而貝諸弟起拙山。  
以應義貞。保將拔還。思得同志者。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

與保鄰營。一日有客問二人曰。重畫中黑孰美。泰藤曰。中  
黑哉。三鱗廢而重畫興。代重畫者。非中黑乎。三鱗者。北條  
氏徽號也。政貞曰。然。保聞而竊喜。寢與二人歛。因告其志。  
二人同之。時高師泰四設關。以符出入。保詐請以百五十  
人。歸邑取救。吏給符如其言。保削符。改書三百人。與泰藤  
政貞俱出關。入拙山。義鑑及三弟源琳。重照皆大喜。推義  
治為將。舉旗招兵。兵聚千餘。扼守北道。師泰聞之。遣六千  
騎來擊。保悉焚聚落。故遺湯尾一驛。以誘敵。敵至宿驛中。  
保與泰藤遣輕兵。夜襲敗之。聞足利高經引兵歸國府。又  
要擊破之。旁近望風。爭附義治。義治有不豫色。義鑑曰。郎



君可喜而憂何也。曰：思金崎城守之苦焉。義鑑泣下。泰藤政貞隔牆聞之，曰：此子有心腸如此，吾曹曷可不出力。明年正月，推里見時成爲將，以五千騎救金崎。師泰遣兵二萬逆戰，諸將敗走。時成爲賊所圍，保義鑑挺身赴援，其三弟欲從之。義鑑叱曰：吾兄弟皆死，誰翼式部君者？三弟乃止。時成保義鑑皆死，餘衆走歸杣山。保有老母，酌酒獻義治曰：兒輩不力，乃亡里見公。然使兒輩盡還，則妾心云何？今一兒致命，足慰妾心耳。將士爲之奮激，然力不能再舉。金崎城中，日望杣山援不至，已而糧竭。義貞、義助殺所愛馬，以食士卒。將士皆勸其出赴杣山，以計夾攻。義貞、義

助從之。三月，以河島維賴爲鄉導，乘夜出城，潛入杣山城。城兵大喜，日議援金崎，而賊兵乘暖來聚，至十萬騎。杣山兵僅五百人，甲馬不備，逗撓二旬。金崎兵食馬，馬盡無可食者。賊候知之，四面齊登城，兵力竭不能戰。外城旣破，由良具滋長濱顯寬入見義顯，曰：事已至此，脫東宮而留死，臣等請拒戰。君徐爲計。率五十人出，割死尸，相共食之。力拒前門。義顯謂皇子尊良曰：臣將種不可不死，殿下與臣異，勿遽自殘。皇子笑曰：吾視卿死，豈可獨生？因問義顯自殺之方如何。義顯曰：視臣所爲，卽拔刀自樹左脇，劃至其右，奉刀於皇子而伏。皇子取刀，血滑不可握，握以衣袖，自



據日本史義顯傳齊時之兄又民治傳以舟載太子為齊時

日本外史 卷之六  
又而死藤原行房里見時義武田與一氣比氏治等皆殉死之氣比齊時有誓力善囚舟載太子無損櫓施組于舟執之而游游千餘步至蕪木浦託土人使奉之杣山而歸死于金崎具滋顯寬謂事畢矣開門冒陣進薄師泰賊認其疲羸觀輒殺之凡城兵八百降者十二人而已其餘皆死栗生顯友船田經政等四人匿岩穴免焉太子匿蕪木浦浦人叛告之賊賊取太子問義貞兄弟所在太子給曰昨自殺矣其兵火之賊乃押送太子於尊氏傳義顯首而不問義貞義貞在杣山常欲一戰雪恥以為行宮聲援間招聚義故夏大館氏明自京師逃伊豫江田行義逃丹波

金谷經氏逃播磨並起兵義貞次子德壽在上野聞源顯家西上聚兵應之欲先發攻鎌倉及顯家至合兵攻拔之於是歸義貞者頗多尊氏聞義貞未死也冬遣足利高經舉北陸兵來擊據越前府出兵交戰義貞遣細時能糾加賀兵攻拔大聖寺城遣義助及細谷秀國入越前築三岩與高經相持明年二月雪釋義助欲益築城逼敵率百餘騎相地於鯖江遇賊將細川孝基以五百騎至義助擊走之因舉火招援義貞來援高經又以數千騎來夾水而陣我兵亂流大戰擊破高經高經走保足羽賊望風解走者三十餘城義貞因據國府事聞京師尊氏直義怒曰太



日本外史 卷之六  
子給我至此遂鳩殺之。當是時官軍頗振德壽從顯家至美濃。堀口貞滿亦附之。皆願與義貞合軍以入京師。而顯家欲獨專其功。遂引兵回出南都。時叡山僧徒又多望義貞來。而義貞欲必拔足羽而後西。是時顯家敗死和泉。其弟顯信與德壽等據男山。帝手書諭義貞援男山。時大井田氏經等發越後兵擊破普門富樫二氏。七月進至越前。義貞并其兵將攻高經。而詔書適至。義貞感奮曰。自有源平氏未聞得天子親書詔者也。因欲直赴援用。兒島高德策自以兵二千備高經。以一萬附義助。至敦賀。聞男山陷。引還。於是合兵專攻高經。高經誘平泉寺僧兵修藤島以

下七寨守之。義貞在河合城。夢已爲龍卧地。高經駭走。衆以爲吉夢。或曰龍爲陽物。方陰而見。是凶兆也。是月二日。義貞以諸軍攻足羽。至燈明寺前。分兵爲七隊。以當七寨。藤島兵擾動我兵。因疾攻不能拔。義貞望見遠以五十餘騎赴之。遇賊兵三百于田中。矢下如雨。我兵無備。以身蔽義貞。中野宗昌勸義貞獨身遁逃。義貞曰。失士而獨免。非吾志也。鞭馬且進。馬被箭殪。義貞欲起。有白羽箭中其眉間。乃拔刀自刎而死。年三十八。賊未知其何人也。見宗昌等環屍自殺。又檢尸得錦囊書。書辭曰。討賊之役。朕一煩卿。蓋帝手書。乃知其義貞也。時日暮。我軍無赴救者。已而



見數騎還河合也。以爲義貞各自退還。義助還至河合。求義貞不在。久而知實。將士惶惑有叛者。夜將火城者三天。明檢其兵則二千而已。義助乃走歸國府。使河島維賴保三峯。畑時能保湊城。瓜生照保。拙山照歸。遇藤原氏于淺津橋。藤原氏者中納言行房妹。而義貞夫人也。初爲勾當內侍。延元初。義貞夜入直。見其彈箏。心慕焉。帝聞而憐之。召義貞。賜酒。因賜內侍爲妻。伉儷甚篤。義貞之受詔北行。置之於近江。居二歲。迎致拙山。既至。聞義貞在足羽。轉赴之。途遇照。照下馬。跪輿前曰。夫人安往。公已戰沒矣。夫人大慟。殆絕。歸拙山。欲執喪于義貞舊居。以敵來逼。遂歸京。

師。是時義貞首傳至京師。足利氏君臣相慶。終梟之。藤原氏聞之。卽夜削髮。遂匿西山。終身。藤原氏無子。義顯。義興。義宗。皆產於東國。義顯先。義貞殉難。義興妾出。故義宗代義顯爲嗣。六歲。爲左兵衛佐。兼武藏守。義興卽德壽。男山之陷。走歸吉野。帝壯其貌。曰。汝興乃父家者。因賜名義興。授右兵衛佐。義貞沒而二旬。今義興與北條時行從皇子宗良赴東國。遇颶相失。漂至武藏。於是與義宗皆匿東國。義助。義治在北國。七月。義助稍收敗軍。與畑時能由良光氏。井氏政等。各屠諸城。而會河合。以兵六千攻足羽。時能先行。夜薄城。挑戰。足利高經火城而走。是歲。帝崩。後村



日本史  
時能高  
經二傳  
並師重  
作師台  
師重者  
寂山之  
後為義  
貞所誅  
殺見前

上天皇即位十二月詔義助代義貞統師。義助聞先帝臨崩特眷新田氏也。方思報效焉。而尊氏發七國兵來攻。諸城悉陷。義助走美濃。獨畑時能以殘兵二十七人據鷹巢城。城甚險固。賊不能拔。足利高經高師重合兵圍之。結三十七營。互進迭攻。時能幼喜角觝材武絕人。姪僧快舜善戰。僕惡八郎缺唇而有力。又畜一狗名犬獅子。三人者夜出襲賊。每向一營。輒使狗先往。賊有備則吠不則搖尾。還報三人者乃斫管入。大呼奮擊。賊輒委甲走。各潛賂時能曰。願勿襲我營。時能驍名震敵中。呼曰畑將軍。會一井氏政來入城共守。時能乃留氏政于城。而自以十六人。夜

出伊地山高經以為平泉僧徒來援城兵也。將三千騎邀擊。時能解甲鐵馬。躍出曰。畑將軍在此。高經陣動。時能馳而乘之。高經潰走。而快舜被七創。即日死。時能甲隙皆創。飛鏃。沒病三日死。自是北國無復官軍矣。賊乃攻義助於根尾城。城陷。義助以族從數十人微服投尾張氏。留十餘日。道伊賀伊勢。而至于行宮。帝延見。泣而勞之。詔加一級。且賞從者。藤原實世竊言曰。是何異平維盛賂歸而加爵哉。藤原隆資折之曰。義助之敗。非其罪也。近日北國將士。不由大將而取裁於南山。南山臣僚以服微勞而得邑於北國。將權以輕。士心以驕。而義助受其敗。豈其罪也。主



上察之乃有此命。猶秦穆勞孟明耳。子何失喻。實世不能  
答。帝遂拜義助刑部卿。興國元年三月。伊豫官軍請得將  
帥。朝議擬義助。而海陸皆敵。會備前人飽。浦信胤應官軍  
道乃開。於是義助以兵五百發。四月至伊豫國府。遇大館  
氏明。氏明初逃京師。詣行宮。得爲伊豫守護。與土居得能  
氏保守諸城。及得義助軍益振。議者皆謂西南可復也。五  
月。義助疾作。七日而卒。將士秘喪。而賊已知之。來攻河江  
城。金谷經氏統伊豫兵救之。大戰海上。會風起。我船漂去。  
賊船達岸。我兵欲冒風返之。經氏曰。我軍數奇。至此返不  
必利。唯當前至山陽。取一城據之。乃上備後攻鞆城。拔而

據之。山陽賊兵來戰。未決。聞賊將細川賴春圍氏明于世  
田城。經氏乃將數百人赴救。與賊兵數千戰。敗。率殘兵歸  
備後。賴春乃以萬騎攻世田。三旬。城內食竭。氏明以不悉  
自殺。篠塚伊賀在城中。開門。提鐵挺而出。呼曰。吾新田公  
親兵篠塚也。盍殺我以得賞。賊皆披靡。乃徐行而去。賊不  
敢追躡。至今治浦。見賊空船。獨有舟人。篠塚游而達之。就  
入船。自名曰。送吾於隱岐。手拔錨。樹桅。登船。屋軒。舟人  
畏怖。送至隱岐。以終焉。篠塚有女。仕皇太后。曰伊賀。後  
嫁楠正儀。勇力類父。云。義貞。義助既死。足利氏無復忌憚。  
兒島高德在備前。招新田義治於上野。謀起兵。不克。乃間



入京師。欲襲尊氏。又不克。義治走匿東國。與從兄義興。義宗皆潛圖復父仇。窺釁未發也。正平六年。尊氏與直義有隙。使長子義詮守京師。而自東擊直義。殺之。入居鎌倉。立次子基氏。管領東國。義詮偽請降。帝許之。兒島高德與由良信阿至。自行宮諭旨於新田氏曰。天子納義詮降。比還京師。其實乘虛行誅也。尊氏在彼。公等圖之。機不可失矣。因進義宗左近衛少將。義宗乃徇東國。義自義助遺臣奮起來。從得數萬人。直義故黨石堂義房。三浦高通等又為內應。約戰。酣起刺尊氏。尊氏覺而逐之。而義宗等未知也。閏正月。勒兵于武藏野。義興居左。義治居右。義宗自將中

軍。在其後。尊氏兵十餘萬。義興先合。義治次之。殺傷相當。敵將饗場某率六千騎更進。義宗麾兒玉黨擊走饗場。饗場走入尊氏陣。尊氏陣大亂。義宗直前指其牙頰大呼曰。吾今日為天下討賊。為一家復仇。奮擊破之。追北馳者三十餘里。至石濱。尊氏欲自殺。其兵返戰死之。尊氏得間。濟達前岸。收兵三萬。壓水而陣。而義宗騎能屬者五百人。時已昏黑。無來助者。義宗切齒而止。乃還求義興。義治。義興。義治見白旗。兵三萬北走。以為尊氏也。合兵追之。降者屬路。二人駐馬揖之者數。其兵不顧而前。留從者僅三百。遇伏兵數千圍之。二人苦戰而出。甲冑皆破。刃又如鋸。身各

陣一作



被數創亡百餘騎。乃議曰：我既與武藏守相失，以此寡羸將安歸也？不若遇基氏決死。衆然之。進至關戶。會石堂三浦氏以五千騎西行，并其兵襲鎌倉。基氏悉甲出拒，義興關於海濱，斬三騎，馳貫賊陣，左韁斷委地，乃挾刀下脇，俯結之。賊羣至，擊其項及背，義興不爲動，結畢，應賊賊驚走。遂與義治合擊，走基氏。仍據鎌倉。義宗時據碓氷嶺。越後信濃兵一萬奉皇子宗良來會。上杉憲顯等又屬焉。尊氏收兵八萬欲復鎌倉。聞義宗軍復振，乃先攻碓氷碓氷地負山帶川，使於據守。而義宗年少氣銳，數出戰於平地。敵更兵交進，自午至酉，義宗終敗走。上嶺而陣，既夜，足利氏

軍舉炬，布滿山澤，顧視我軍，炬如燭火。義宗驚曰：晝日所失亡未至如此，得非有逃者前，有勁敵後，有鄉上衆疑我退走也？乃自釋鎧卸鞍，以示不走。衆稍定。夜半，上杉氏望見炬火數千，復屬賊軍，則遽走信濃。於是走者相踵，義宗不得獨留。比曉，退入越後。八州兵盡附尊氏，還向鎌倉。義興義治欲迎戰，決死將士諫止，乃走信濃。義宗既歸越後，聞帝猶在行宮，欲赴援之。收兵七千入越中，桃井吉良石堂小山宇都宮諸族皆應之。奉皇子宗良西上，途聞行宮已陷，乃解歸。是役也，赤松則祐亦就行宮降，請奉將軍興良。興良故護良子也，材武類父，則祐思護良舊恩，欲擁據



播磨以爲聲援。帝許之。及則祐敗叛去。興良拘於京師。但馬人本莊某奪之。與則祐戰。敗死。興良走歸吉野。後十餘年。赤松氏範屬官軍。復奉興良爲主。已而叛。應義詮。帝遣兵擊走氏範。興良奔南都。不知所終。人譏其辱護良也。義宗與義興。義治俱匿越後。居數年。武藏上野將士連署來請一人奉戴興義。義宗義治皆疑。不敢往。義興奮而往。足利基氏發兵來捕。國人相俱匿之。或以兵圍義興。輒潰圍逃。不可蹤迹。基氏患之。我故將竹澤良衡與族江戶堯寬叛。降基氏。基氏宰畠山國清囑二人圖義興。乃爲獲。罪亡來索。義興仕之。嗚以美姬。漸得狎近。因誑之曰。鎌倉可襲。

一無居

義興遣衆先往。與親信繼之。路由矢口渡。堯寬教舟人鑿舟腹而納之。載至中流。板胸。船長伏兵夾河起。舟將沒。并伊直秀手掀義興。義興睜眼曰。悔陷豎子計。割腹死。直秀與世良田由良大島等皆自刎。上肥市川等。卸刀而囚。與堯寬鬪。殺傷十餘人而死。時正平十三年十月也。基氏重賞二人。堯寬赴邑。復由矢口。天俄雷雨。顧覩義興。追已墮馬。疾作死。鎌倉人又夢義興來襲也。矢口民立祠祀義興。義興既死。義宗義治仍在越後。二十二年。足利義詮死。子義滿猶幼。明年七月。義宗義治起兵越後上野。與足利氏將上杉能憲戰。不克。義宗死之。義治走出羽。建德元年。正



日本外史 卷之六  
月。義治收兵。出武藏上野。與上杉朝房戰。復不克。走匿信濃。不知所終。義宗子貞方爲相。摸守。義治子義隆爲刑部少輔。後龜山天皇元中二年。二人並匿信濃浪合。潛集宗族。足利氏滿管領鎌倉。遣兵鑿之。貞方義隆脫走。入陸奥。九年。天皇納足利義滿劫和。北入京師。義滿購天下索新田氏族。先是。小山義政據小山城。爲新田氏。爲氏滿所攻。破死。義政子獬狗復起兵。據男體城。年餘。城陷。走入陸奥。依田村清包。於是相共舉義。推貞方義隆爲將。軍于白河。氏滿將十一州兵來擊。吾衆潰。貞方義隆復逃走。是歲丙子也。歲癸未。義隆匿箱根山中。竹下人安藤某告之。鎌倉

來捕。義隆鬪死。歲庚寅。貞方在鎌倉。陰糾合義故事。覺。爲千葉兼胤所捕。斬于七里濱。新田宗統於是而絕。而其支族匿參河者。歲再周庚寅。而後大興事。詳于末編。  
外史氏曰。余見義貞手記者。蓋其未舉事時。語家子弟。武門法戒。淺近而已。然有言曰。爲將者。奉上撫下。決志而行。聽運於天。勿尤人也。義貞成於元弘。而敗於延元。亦時運有可不可邪。將上之人。有負之邪。至叡山之事。可謂負之甚矣。帝蓋前此未曾面議事。至此亦嘗試兩端。僥倖孰成。以是待將帥。惡濟時艱哉。吾嘗咎義貞之東伐。不按兵持重。俟與兵擾其內。而後應之。懸軍長驅。一敗成賊勢。及賊



西奔則不捲甲窮追頓兵堅城以致賊再燃是緩急兩失機也然當時主聰壅蔽國論苟媮者如此蓋雖有善謀難於輒行則不可豈罪其戰也是故為官則敗為私則成寧敗而忠義不成而奸賊義貞之志亦可悲矣吾居平安每觀東山岡阜起伏指義貞力戰處仰觀叡山又念其拜辭北行時也帝及南遷蓋深悔此舉下哀痛詔而已無及矣噫君臣際會難矣可不慨歎歟假令義貞有霸心當其初克鎌倉北條氏餘燼未滅而足利氏及迹已形義貞以此為請坐鎮舊府蓄力養威與護良親王東西合謀請清君側朝廷不敢不聽使尊氏或挾天子以臨我其逆節漸長

命令  
一作  
觀觀

天子終不能堪必將引我以自援猶後白河之近疎義仲而遠欵賴朝耳是新田氏上計也不然當其始授鉞進據信濃上野連之與羽俯瞰八州扼賊之吭而拊其背賊形格勢禁必不棄我以犯闕是又其次也及其辭叡山則事不可為矣然得擁太子進退自如為赴越前而潛歸上野勢或可達收合舊部奪賊巢窟據以為根本進則成恢復退則圖翼戴又可以展其才而得其志計不出於此以無根之兵奔走東西而謀與戰皆不由己宜其困屈無所成也雖然奉命周旋銳意勤王不暇占便利所以為義貞也觀其死時猶佩錦囊詔書見其報國之志百敗不挫至今



日吉一詞  
九三〇

稟有生氣而老賊之骨朽腐已久十三世之室町徒見市  
塵迷離索其斷礎不復可識矣義貞之聽運於天其以此  
邪余嘗謂新田足利之兵爭猶朱李之於唐季義貞忠勇  
勝於克用而義興等英邁不讓存勛存勛覆滅汴梁而義  
興等不克報室町者亦非有所牽制故歟抑我東北形勝  
同於河北太原而新田氏不能據有也然義貞祈山靈以  
其子孫再起滅賊又猶邈佶烈祝天願生真主安天下也  
世稱趙藝祖應祝而生我二百年後代足利氏而興者實  
出於新田遠裔亦烏知非應義貞之所哉則天運果有復  
時勝敗之數未可以歲月較也

三十一

日本外史卷六終

日本外史

卷六

三十一



